

《少數民族》是楊朕的「革命遊戲」系列第三部曲。本次香港重演將是這個作品的終止符。與楊朕見面交談，加上翻閱過往的訪問，我擷取了「遊戲¹、共情²、近距離³」三組關鍵詞，以作延伸創作。

從中國版圖到「東南西北」遊戲

當提起少數民族，我們腦內其實預設了一個凝聚核心的存在，即是主體民族。回溯中國的漫長歷史，漢族自漢朝形成共同體（佟住臣，1991），並發展出漢文化獨有的「天下」觀（覃詩翔，2010），進一步鞏固漢族作為中國版圖的主體民族。

古時，漢族視「天下」領土如棋盤（覃詩翔，2010），自身所處之地乃中原，亦是地理與文化的中心，擴散至四角的少數民族則分別是南蠻、北狄、西戎、東夷。這種想象讓我聯想到童年遊戲「東南西北」，其設定何謂如出一轍。況且，小小的、玩弄在指間的「東南西北」把宏大的天下版圖拉近至貼身的、日常的、孩童間的互動遊戲，還能勾起集體對懷舊（nostalgia）或是泛黃回憶或是似曾相識的美好想象。這些似乎與楊朕近年思索表演藝術與觀眾距離、舞蹈的共情力量有類近的氣息。

現代化的挑戰

說回中國發展歷程，1840年後隨着中國受西方文明洗禮而走上現代化之路，傳統的「天下」觀被西方的「民族—國家」概念所取替。原先中國文化上的族群邊界（ethnic frontier）轉換成實質性的國族邊界（national border）。（覃詩翔，2010）因此，少數民族從「蠻狄戎夷」的族群他者變成納入中華文化的「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⁴」，同時被當代媒介反覆再現成矛盾交錯的內在他者（覃詩翔，2010）：其一，少數民族呈現原始、落後的形象。這種刻板印象（stereotype）有助漢族突顯自我現代性的陳述需求。其二，少數民族文化視為中國向西方市場銷售的獨特文化資源。這與楊朕的《少數民族》發展軌跡暗暗相應。其作品受邀於歐美多次巡演，楊朕「一開始我很興奮的……但到後來，我發現當地的觀眾對我也有一種偏見。他們覺得中國藝術家應該要創作強硬的作品，我的創作不純粹是藝術，而是必須要批判甚麼。⁵」無論是中國所刻劃的「少數民族」，還是楊朕所創作的《少數民族》，兩者在全球語境中享用文化獨特性的紅利，同時亦落入被強調與現代化差異，以及背後話語權失衡的困境。

符號的運用

最後，淺談《少數民族》大量運用符號，借此再現少數民族的身份構成與歷史進程的關係。何謂符號？索緒爾（Ferdinand de Saussure）解釋符號（sign）是語言的要素，而符號分成能指（signifier）與所指（signified）。兩者聯繫是流動的，不同的歷史時期會產出相應的社會—文化意義。同樣，我們可以透過符號去建構與生產現實。於此，想邀請大家玩玩手上的「東南西北」卡，隨意打開、湊合作品內的八組符號：

#少數民族

少數民族，是指國家內人口比例占少數的族群。中國是由漢族與 55 個「少數民族」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。《少數民族》，是由五位不同種族的女舞者演出，過去版本分別是來自朝鮮族、藏族、蒙古族、維吾爾族、無族別（具殖民歷史的）澳門。

#規訓

楊朕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。他說，在北京求學時，看見很多少數民族同學「被北京改變了舞蹈的方式，譬如風格、語言、節奏⁶」。而老師試圖把民間的舞蹈帶回學府並收編成系統化的教育體系。當她們表演「劃一化整齊化美化」的舞步時，是甚麼使個體（individual）成為馴化身體（docile body）？

#dummy

楊朕分享過一則有意思的黃色笑話：中國某男子光顧以「多元民族」為主的桑拿店。當小姐們光著身子一排排站著給人選，男的怒罵：「他媽的把衣服都脫了，我哪知道哪個是哪個民族！」

當《少數民族》的舞者脫去民族服裝，穿上韻律服，附和 80 年代流行的美式 Disco 節奏。這讓人聯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後，肥沃的土地上興建一間間外貿製衣廠，失去臉的工人製作一件件 Made in China 成衣，千篇一律的生產線後是現代化、資本與身份認同間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#女人

楊朕說他很喜歡點出「女人」這個元素——這是他創作的關鍵。綜合他以往作品的呈現與訪問，似乎能捋出他看待「女人」的變化。這裏試以媒介中常見的女性角色(結構主義敘事研究)切入：

女人——女巫 / 瘋婆子

作品開始時，五位舞者會發瘋地擺動四肢，並從觀眾席衝上舞台。演出期間，舞者時而做出誇張且出盡全力的身體動作。究竟女性可以如何表達自身力量？或是喚起大眾對其表達力量的關注？

女人——蕩婦

楊朕提過作品涉及女性身體情慾。有舞者在台上教導其餘舞者向觀眾拋眉弄眼，以柔軟的身段，民族舞的風情，向大眾獻媚。如此坦蕩地重現所謂的女性魅力。這段著墨不少的教學過程在這個編舞作品中意味着甚麼？

女人——祭品

少數民族在媒介中經常被渲染成原始的色彩鮮艷的他者 (Schein, 1997)，尤其是青春美麗、天真無邪、能歌善舞的女性形象 (覃詩翔, 2010)。當中她們的民族服裝必不可少，以身份延伸物的概念，從視覺上深化少數民族的形象，並表現出中國少數民族類似女性的附屬地位 (Gladney, 1994; Blum, 2001)。

女人——母親

楊朕於 2017 年說，源於關注母親的命運與婚姻，他觀察事件時會把目光放在女人身上，「我關注女性的痛感⁷」。到了 2023 年，楊朕重提與母親的關係時，他笑說「我們現在關係很好，很親密。」追問是和解了嗎？對自己與母親、與社會、與藝術。他說，以前像個憤青，過去六年他一直探索身份認同的議題，現在他感覺自己已找到心裏的答案，「We are all human beings⁸」，之後不會再做這個題材了，也希望在最後香港的重演為觀眾呈現更柔軟的版本。

#夜來香

「我愛這夜色茫茫// 也愛著夜鶯歌唱// 更愛那花一般的夢// 擁抱著夜來香」以往澳門女舞者在〈夜來香〉的伴奏裏褪去衣服。在歷史洪流中，〈夜來香〉曾兩度被禁播禁唱。先是因原唱李香蘭的日本人身份曝光，後是鄧麗君的翻唱被當局控為「靡靡之音」。〈夜來香〉可說是從兩岸政治的夾縫中長出的花。楊朕形容它為當時 1980 年代灰色的中國帶來了許多色彩，並帶出女性的力量。

#高唱

唱 〈動詞〉形聲字

(1) 發出歌聲。 (2) 倡導；發起。後作「倡」

兩首愛國歌曲貫穿《少數民族》，分別是文革初期的〈火車向著韶山跑〉、第四屆中國少數民族運動會的〈愛我中華〉。作品中同樣激昂的還有「瘋狂英語」紀實影像。自 1989 年，李陽的「瘋狂英語」卷席中國，他更於 2008 年被任命為北京奧運會志願者英語培訓總教練。李陽一人手持麥克風，領導台下萬人高聲練習英語。「張開你們的嘴巴」！「瘋狂英語」強調發音的重要性，認為發音是自信的基礎（甚至上升至「愛國的基石」）。「圓形的嘴型 -A-A-A」部份發音練習模糊了國語與英語的邊界，成功以中西混雜的口音把「五十六種語言匯成一句話⁹」：Money - Money - Money。

#麥克風

台上有五個立架式麥克風，五個麥克風後有五個女人，五個女人每次只得一個可以發出聲音。誰的麥克風可以接上音箱？誰的聲音又被刻意遺忘？接近完場時，第六位表演者——歌手首次登場。她獨自手持麥克風，如上春晚般盛情高歌。身後煙花璀璨。

#呼拉圈

四位少數民族舞者圍圈，說說笑笑，只有澳門舞者落寞地轉動身上的呼拉圈。台上「多數」（少數民族舞者）與「少數」（漢族舞者）的概念巧妙地對調了。作品中多次使用了玩遊戲的元素。相信大家小時候也玩過轉呼拉圈，呼拉圈像是集體玩的個人遊戲。那個框着自身的呼拉圈，轉動時形成不可靠近又無法消解的邊界。台上呼拉圈相繼跌落的瞬間，會否是少數民族的「內在他者」剝落的空隙？

註釋

1. 對於日常生活所充斥的意識形態，楊朕「認清它，與它保持一種遊戲與平等關係，讓自己不被環境操控。」（詳見參考資料 1）
2. 「舞蹈一開始教我自我，現在我更接受，更欣賞的是共性的能量，自我並不重要，自我的能量跟別人產生的關係才重要。」（詳見參考資料 1）

3. 這部作品本身跟觀眾的互動性很強，他在這次調整中，也特意着重拉近舞者與觀眾間的距離。「當初的版本，開始時舞者和觀眾的區別還是很清晰的。但是我想給大家練習一些表演的方法，讓那個距離感變得更加少。我也想讓大家跳舞的方式，互動的方式變得更加自然，說話也更加生活化。我想在表演過程中，舞者與觀眾間的距離是很親密的。」（詳見參考資料 2）
4. 〈愛我中華〉的歌詞，並於楊朕《少數民族》中重複出現。
5. 詳見參考資料 2
6. 詳見參考資料 1
7. 詳見參考資料 1
8. 詳見參考資料 2
9. 〈愛我中華〉的歌詞，並於楊朕《少數民族》中重複出現。

參考資料

1. Abby (2017)。〈專訪中國編舞家楊朕：藝術家不必裝，活得像個人就是了〉。《Womany 女人迷》。<https://womany.net/read/article/14156>
2. 王瀚樑 (2023)。〈訪《少數民族》編舞家楊朕——藝術家的蛻變 撕下標籤回歸創作〉。《虛詞》。<https://p-articles.com/heteroglossia/3944.html>
3. 〈People / 非關舞蹈祭 楊朕 專訪——框架·偏見·九十後〉。(2023)。《電笠》。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reel/CvACSB4uOIX/?igshid=NTc4MTlwNjQ2YQ==>
4. 康妍 (2023)。〈「身份」與「認同」之間的距離 #非關舞蹈祭 2023 —《少數民族》〉。《Happy Kongner》。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p/CvRF9UtNOcE/?igshid=NTc4MTlwNjQ2YQ==>
5. 佟住臣 (1991)。〈從考古學上看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統一〉。費孝通 (編)。《中華民族研究新進展》(頁 35–36)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6. 覃詩翔 (2010)。〈中國少數民族的「他者」再現 — 對 2006 年《北京青年報》少數民族新聞的內容分析〉。《傳播與社會學刊》(總)第 14 期(頁 131–162)。
7. Schein, L. (1997).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. *Modern China*, 23 (1), 69–98.
8. Blum, S. D. (2001). *Portraits of "primitives": Ordering human kinds in the Chinese nation*. Lanham, MD: Rowman &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.
9. Gladney, D. C. (1994).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: refiguring majority/ minority identities.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, 53 (1), 92–123.